



【明慧网】位于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大)是美国常青藤大学之一,在美国和世界高校中享有盛誉。宾大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建于一八八七年,以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和探索人类历史而在国际上享誉盛名。二零一二年二月四日,这座著名的博物馆里人群熙熙攘攘,好不热闹,这里正在举行迎接龙年到来的第三十一届中国新年庆祝活动,费城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已连续十四年受邀参加这一活动。

庆祝活动中,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真相。Ginger女士来到展台前拿了一些法轮功资料后告诉学员说:“我听说过法轮功,也从互联网上查过。我很喜欢这个功法,她能使人内心平和。我想知道费城哪里有教功的地方。”

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也激起了众多民众的兴趣。许

宾州大学博物馆迎龙年 法轮功受瞩目



了解更多。”

看了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后,许多人都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少人表示要去教功点继续学炼法轮功。有一个女士还邀请法轮功学员到她孙女的小学教练法轮功。宾大日报的摄影师、博物馆的摄像师也都拍下了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炼功镜头。

上左图/宾大博物馆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上,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了解法轮功。上右图/法轮功功法演示激起了众多民众的兴趣。许多人兴致勃勃地跟着学员认真学起了炼功动作。

多人观摩完功法演示后兴致勃勃地跟着学员认真学起了炼功动作。罗伯塔·费瑞斯女士在学完炼功动作后说:“炼功动作很简单,我很喜欢。学功时,我感到很放松,非常宁静,头脑也清晰了。在忙碌一天后,炼功能让人放松。我会去

(明慧网通讯员
辽宁报道)据网上报道,

抚顺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队长郝建光,在二零一一年因经济案件被双规,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份锒铛入狱。郝建光二零零七年前担任抚顺公安局国保支队长。

众所周知,中共邪党内部几乎无官不贪,所谓的反贪不过是邪党内斗的幌子。此次郝建光等因经济问题被捕,表面是在邪党内斗中失势,实际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担任抚顺市公安局国保队长期间,积极追随江氏恶党集团和抚顺“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指示,充当江氏恶党集团对法轮功采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邪恶政策的打手,亲自参与并指使、教唆放纵手下的抚顺公安一处人员残酷的、丧失人性的迫害广大的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昔日国保队长 今日成阶下囚

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

抚顺国保支队又叫抚顺公安一处。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仅抚顺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受到抚顺公安一处人员的残酷迫害成千上万,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抚顺公安一处的所谓“业绩”就是抚顺地区广大法轮功学员的血泪史,受难史。现举部份案例。

捏造“抚顺颠覆列车”伪案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邪党央视电视台对法轮功面向广大中国民众采取了铺天盖地的邪恶宣传和造谣、诽谤栽赃陷害后,抚顺“六一零”不甘落后,不但指使电视、广播、报纸全面地转载央视的诬陷谎言,还丑态百出地主动配合央视造假诬陷法轮功学员,以毒害全市人民,现举一例。中央电视台在二零零一年捏造“抚顺颠覆列车”伪案,让我们看看事实真相:

在二零零一年过年前后,因妻子

王国英被绑架,
抚顺市法轮功

学员窦振洋给抚顺市长打电话,要求无条件放人。由于该市长仇恨法轮功学员,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把一个莫须有的“颠覆列车”的罪名强加在窦振洋的头上。窦振洋被绑架后,遭到了抚顺公安一处恶徒的酷刑折磨和疯狂迫害,“穿林海”、“过血原”是一种酷刑,就是“劈腿”,成人腿筋韧带已经长成,经受此酷刑,导致双腿韧带拉伤,疼痛难忍,严重的可造成腿不听使唤。

过刑后,窦振洋屈打成招,恶警们把窦振洋送往(转第2版)



酷刑演示:劈腿

(接第1版)拘留所。拘留所负责人说：此人已折磨得不成样子，生命危在旦夕。拘留所当场拒收。”六一零”办公室没有办法只得把窦振洋送往单位，他们不敢将窦振洋送往家中。在单位呆一个月后，抚顺市开了“公审大会”；在“公审大会”上，窦振洋高呼：我是屈打成招，我是冤枉的。

窦振洋被冤判无期徒刑，被非法关押在凌源监狱。送凌源监狱前，警察不允许家人给他送行。窦振洋的妻弟王洪君被诬陷为同案犯，被非法判刑十三年，被劫持在抚顺第二监狱（青台子）。窦振洋的妻子王国英也是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九年，现被劫持在沈阳女子监狱。

法轮功学员李英被迫害致死

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岩街法轮功学员李英于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被抚顺公安局一处警察绑架并酷刑折磨，四月二日下午，李英浑身是伤躺在公安一处大厅的地上，已经死亡。李英在临死前，她只来得及告诉家人“四个警察打我……”，随即死去。

李英死后，经尸体解剖后，发现肩部呈黑紫色，深度达四公分，肾积水，肝发黑，心脏有一个洞向外流血，明显是酷刑折磨所致，但恶警散布谣言，说李英得病而死，并威胁李英家人不许说。在李英被活活打死这一案上，这三名警察（关磊，张涛，许长庆）有重大凶手嫌疑。为了达到“自然死亡”的验尸结果，国保大队队长郝建光曾对李英家属说：“你们花那点钱算啥呀！我们带他们（参与验尸的人）洗澡、吃饭，花多少钱！”可见李英的死被验尸为“肺血栓，自然死亡”实乃抚顺公检法和验尸机构人员共同做伪证的结果。作为公安一处处长郝建光对李英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清原县法轮功学员孙洪昌被迫害致残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法轮功学员孙洪昌，男，五十二岁，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五点左右，被抚顺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公安一处）关勇伙同清原国保大队大队长王兴传等七、八名警察将孙洪昌强行绑架，在二十八日夜十一点开始，抚顺市国保大队关勇、郝建光等六名警察对孙洪昌酷刑折磨，主要凶手是恶警关勇。

恶警对孙洪昌拳打脚踢一个小时之后，用电棍电击孙洪昌的小便，然后用拳头猛力打其小便处。还觉得不够狠，就用双手劈孙洪昌的腿过头；再后来用劈胯酷刑折磨孙洪昌，就是将孙洪昌右腿铐在铁床上固定住，恶警用双手劈孙的左腿（劈胯是抚顺公安一处恶警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残忍手段，受过此刑折磨的人腿就被劈残疾了，被折磨的人疼痛难忍，痛苦难以用语言表达）。

在这个过程中有四、五个警察还在想折磨孙洪昌的手段，关勇说：“你们去找两根木棍，再买宽的胶带。”不一会儿，他们就拿来了。将两根木棍分别放在孙洪昌的两条腿的外侧，不让腿打弯，用宽胶带从上到下紧紧地木棍缠在孙的腿上，然后再把孙的右腿铐在床上，关勇用双手劈孙洪昌的左腿过头，每一次都长达一、两个小时，疼的孙洪昌多次昏了过去。派出所周围的居民都听到了孙洪昌的惨叫声，就这样一直折磨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



法轮功学员李英、孙洪昌

上，他们又对孙洪昌拳打脚踢之后，再一次用劈胯酷刑折磨，同时还用脚猛踢孙的左脚。关勇等人完全丧失人性，一边折磨一边还问孙洪昌：疼不疼？酷刑折磨使孙洪昌左腿全部青紫，腿肿的很粗，致使孙左腿伤残，不能站立和行走，只能躺着，生活不能自理。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孙洪昌被抬着关进了清原县大沙沟看守所非法关押。从此，孙洪昌的左腿残废了。在看守所里，孙洪昌腿痛的难忍，每一天都在痛苦的呻吟中度过，整整躺了一个多月。五月九日，清原看守所打电话通知家属送一千元钱给孙洪昌治病，据说在县医院无法医治。家属听说生命垂危，就到天桥派出所要人，国保大队长王兴传不但不放人，还说：“炼法轮功的给打死了也没人偿命，当初还不如把孙洪昌给打死了。”期间看守所带孙洪昌到清原县中医院就诊过一次，诊断的结果是腿的神经损伤。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抚顺市中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左侧腓总神经小胫神经损伤。六月十二日又到沈阳医大附属第一医院检查，诊断为：左坐骨神经损伤。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孙洪昌的左腿、左脚明显的萎缩，比右腿、右脚明显细了很多，左脚趾头弯曲。

孙洪昌的身体被抚顺公安一处关勇和清原县国保大队恶警用残忍的手段——劈胯折磨的残废了，参与迫害的主要凶手抚顺公安一处的恶警关勇不但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在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清原县邪党法院非法开庭重判孙洪昌有期徒刑五年。

法轮功学员杨柏良遭毒打折磨

法轮功学员杨柏良，现年四十六岁，家住辽宁抚顺红透山镇。二零零四年八月十八日，他被诱骗绑架，遭到抚顺市公安一处主任郝建光、科长刘××、关勇、张斌等人用凶残手段殴打。中午不法人员们把杨柏良劫持到抚顺公安一处，把他身上带的钱和物全部搜走，不给任何收据。

抚顺公安一处不法人员用手铐和脚链把杨柏良铐在暖气管上，从十八日中午到十九日中午，在这期间，一处主任郝建光逼迫杨柏良交代事实，杨柏良说：“我没有犯法，没有什么交代的。”郝建光说：“交代（转第3版）”



酷刑演示：铐在暖气管上

恶警关勇等还叫嚣：我们就是没有人性，你媳妇就是被我们打死的。你死了，我们也就是再花上二千多元钱。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晚

(接第2版)就放你，不交代就受皮肉之苦。”杨柏良说：“我没有犯法，你们关押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应放人。”公安不法人员不但不放人，还把他双手背铐，拳打脚踢。杨柏良说：“警察打人是犯法的。”科长刘××、关勇、张斌等七、八个人把杨柏良按在地上，两腿掰开，超过一百八十度，剧烈的疼痛使他昏了过去。



酷刑演示：背吊铐、大背铐、钉竹签

杨柏良在地上躺了一下午，双腿疼痛不能站立。关勇还用脚踢他身体和受伤的腿。这时郝建光见杨柏良躺在地上说：“你别耍痞。”杨柏良说：“这是你手下人干的。”他说：“我没有看见有伤。”杨柏良说：“事实见了，你都不承认。”由于杨柏良双腿剧痛，不能站立，在地上又躺了一宿，手铐脚链仍然戴着。

二十日上午，关勇等人受郝建光指使继续逼问。杨柏良说：“你们不遵守法律，我不回答你们任何问题。”这时不法人员用木块击杨柏良的头部，木块断了几段，又用皮带抽，还用电线拧成多股，猛抽他身体和头部。最后气急败坏地抡起凳子凶狠地砸杨柏良的头部和身体。当时杨柏良满头是包和血，右耳肿很厚，脸到处是伤和血。左手臂到处是伤，呈黑色。上衣被打得一条一条的，恶徒们把遍体鳞伤的杨柏良送到第一收容所。

杨柏良被他们打得头昏、恶心、手脚麻木，抽做一团，昏倒在收容所。不法人员们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大夫量他的血压是高80/低60，给他扎了一针，送回收容所关押。在随后的十余天，杨柏良头昏，右耳失聪，手和臂麻木，会阴有肿块呈黑色。抚顺公安一处恶警就是这样折磨法轮功学员的。

抚顺市公安一处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一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有的恶警折磨法轮功学员时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三个整死法轮功的指标，你是第一个，把你也浇上汽油，也来个自焚，你干不干？”法轮功学员李英、王秀霞就是死在一处恶警的残暴之下。被打成伤残的更多，如李莹、吴小燕、孙永利、王友才等。

新抚区欢乐园（西十路）的小白楼（公安部门）地下室就是抚顺市公安一处进行酷刑逼供的一个场所，内设有各种刑具，据悉“友谊宾馆”也有它们的秘密刑房。“劈腿、背吊”是恶警常用的两种酷刑：劈腿能导致两腿不听使唤，甚至不能走路，疼痛难忍；背吊：把胳膊从背后吊起，导致剧痛，甚至胳膊吊残。有时恶警还将法轮功学员扣在铁椅上，整宿不让睡觉，然后再刑讯逼供。另外，法轮功学员苗淑清曾被一处恶警钉竹签，两手指扎进牙签，留下血印痕迹，手段之残忍，难以想象。

恶警关勇在毒打、酷刑折磨学员时，公开叫嚣：“我不怕下地狱，我现在不是活的挺好吗？哈……”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抚顺公安一处伙同红透山当地派出所恶警肖刚等人对红透山铜矿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大抓捕，法轮功学员张华美、梁素云、梁君华、杨树贤、曹延珍、刘向宇、王树云、邹婶、高秀芹、杜金凤、周红芹、李树芹及女儿先后被抓，其中张华美家中被抢走

七千多元，她本人被打得无法站立，王有才双腿被公安一处恶警打得骨头和肉分离，腿肿的象面袋粗。恶警还当着其他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面叫嚣“王有才的腿就是我们打残的”。

以上揭露出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而抚顺地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何止成千上万。许多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痛苦难以用文字和语言形容。郝建光作为抚顺公安一处处长对迫害抚顺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负有直接的责任。

迫害好人必遭天谴，更何况是迫害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人。即使这样，法轮功学员仍然慈悲的告诫那些参与迫害的中共执法人员，善待大法及法轮功学员，选择美好的未来，佛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自中共魁首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迫害以来，经常听到一些助纣为虐的打手说：“我知道法轮功好，但这是上边叫我干的。”他们以为用此借口就可以推卸责任、逃脱惩罚。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羊”为自己开脱。文革结束后，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历次搞运动都是祸害百姓，中共一贯卸磨杀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

根据《公务员法》，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实际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才是这场运动的真正的牺牲品！

那些潜逃了几十年的法西斯纳粹党徒如今一个个依然还在被追查中，而你现在迫害法轮功的每一件“政绩”都将成为明天受审判的证据。

近几年，全国各地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公检法、各政府部门人员所谓“因公殉职”和意外死亡率远远高于过去。人们称“六一零”是死亡职位，普遍认为是作恶多端招来的恶报。

至今，中央“六一零”头目罗干、周永康及许多省市的“六一零”头目已经相继被告上国际法庭。◇

助纣为虐的可悲下场

被医院判死刑的人重获新生

【明慧网】我是北京人，今年五十三周岁，二零零九年底检查身体时，我被确诊为原发型肝癌，需要马上住院治疗。当知道这事，犹如晴天霹雳把我吓傻了，本来盼望着孩子大学毕业了有工作后，我就能松口气了，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我该咋办呀？眼泪像雨水一样的流了下来，没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时有位朋友建议我炼法轮功，我也知道法轮功好，但是心中又怕中共迫害……。

我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住进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截止到二零一零年四月中旬我一共进行了三次手术。最后检查疗效时竟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主治医生对我讲：“你到其它的医院咨询一下这病怎么治疗好。”我说：“你们医院是全国最有权威的肝病医院，你们要是没有办法，那别的医院又能怎样？”主治专家又说：“你的肝动脉扭曲的太厉害

了，不能再做手术治疗。”于是我又去了全国最有名的肿瘤医院，专家讲做肝切除手术还来得及，但结果保证不了。

这时我又想到了法轮功。说心里话以前有朋友曾多次建议我炼法轮功，我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这一次又有朋友来医院看我，在安慰我的同时又对我说“你炼法轮功呀”！

朋友走后我想也是呀，我为什么不炼法轮功呢？怕什么呀？命都快没了。我的朋友炼这些年了？他们能顶着被压、被关、被判、被整，甚至于失去生命的危险，还在坚持炼呢，我怎么不行。于是我就给朋友打电话说：明天我去你家。

第二天我就去了他家，我说：“我要炼法轮功。”朋友一听很高兴地说：“好！”就这样我在他家住了半个月。



首先我看了李洪志老师在广州讲法的实况录像。又看了真相光盘，我明白了朋友为什么炼法轮功，中共诬蔑迫害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是在救人。于是我认真学法炼功。以前我的身体很虚弱，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炼功的第四天，我的病根就被拿下。我扔掉了所有的药物，其中有一种药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每天一定要吃的。

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重获新生，又从新回到了工作岗位，我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和家人都从心里感谢师父。

.....

“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

一提起法轮功，很多朋友就会联想到“天安门自焚”，因为不少人关于法轮功的最初印象来自教科书的描述。但只要稍微用常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央视播放的“天安门自焚”镜头中有诸多的造假破绽：

◎重度烧伤病人最大的危险是细菌感染。央视“自焚”节目画面上的记者却既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就近距离采访“自焚”小女孩刘思影。

◎央视记者采访医生，医生说给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术后四天，刘思影就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记者采访，还能唱歌，这完全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就是把一根管子伸到声带以下的喉咙里，以便病人可以呼吸。病人不能用嘴呼吸，气流进不到声带和喉咙，怎么能唱歌？

◎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刘思影之母）不是被火烧死，而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

◎国际著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蒲·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调查：邻居们说从没有人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

◎央视自焚画面上，王进东双腿间装着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为何在大火中完好无损？为何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能拍摄到如此及时的特写镜头？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迫害一开始，中共

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封锁互联网，让人们无法了解事实真相。

图：“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拍摄的煽动仇恨的假戏。

通过镜头放慢可以看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自焚者王进东

两腿间盛着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完好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烈焰焚身应本能地奔跑以缓释巨热和剧痛，王进东却仍坐地轻松自如。王进东背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

造假之处还有：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广场却突然事先存放了很多的灭火器材。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所谓的“自焚”“突发”事件。喉舌媒体的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有备而来，拍摄的有近景、远景和特写。能够拍摄整个天安门广场的长焦镜头，被解释说是大会堂上面的监视器，但是监视器是固定的，而自焚画面中镜头是紧跟事件发展移动的。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小孩喊妈妈的镜头。

